

当代名家散文精品

大西北写真

王蒙 贾平凹 余秋雨 等著

杨闻宇 编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大西北 写真

DAXIBEIXIEZHEN

当代名家散文精品

王蒙 贾平凹 余秋雨 等著

杨闻宇编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大西北写真

王蒙 贾平凹 余秋雨 等著

杨闻宇 编选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史志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75 印张 4 插页 347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490-1/I·427

定价:18.9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16)

清气长留天地间(序言)

杨闻宇

西北土地苍茫辽阔，有人说它像一个倔强的汉子，挥动双拳凶狠猛烈地擂响着艺术领域的大门……全国耳目灵敏、腿脚勤快的作家们闻风而动，抓住机缘，也便踏上了（或者皈依于）这方神奇的土地，呼吸吐纳，吟诵抒怀，创作了一系列的诗文华章。此集收取国内作家的散文，时限为新时期，题材则选择与西北（陕、甘、宁、青、新）有关之作。个别篇章，字行间虽不显西北印痕，其韵味风神却是此方土地的衍化与延伸。西北汉子双拳落处，巨鼓沉雷，震撼力无远弗及，选者难将它囿于一隅。

地域性的散文，当然要洒开一些自有的、特定的感情与思索：

莫高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顶“皇冠”，你知道旧中国的官僚、四眼隆鼻的洋人是怎么轮番而上，来作践这颗宝贝疙瘩的？

“秦腔”为天音地籁，你能猜出这起自兵马俑足下、大幅度弥漫而西的这一剧目悠远无极、鬼神莫测的底蕴么？

古海无底，黄河不涸。你想知道黄河断流五百里的朝天河道里藏匿着何样的宝物吗？面对日月的河道是什么形态吗？

佛家称西天为灵魂麀集处。这片西天下的土地上遗下了千

万座有形无形、高矮不一的坟墓，你想与这些倏忽来去的魂魄悄声对话、交流感情么？有心思与他们共同重温一下峥嵘万状、苍凉奇崛的战争烟云吗？

你很可能是个太平年月里的旅人，你想了解塞漠之驼、雪山鹰隼逶迤高远的、终于灭迹的云天行程吗？……

翻开这本集子，或多或少，似乎都能找到一线凝练简洁、新奇有趣的有关消息。这不仅仅是好奇心理的满足，这是人生对生命本旨及存亡奥秘的执著的探索，在当今则是与现代科学同步的惯性式的思维。文章多数不长，因为笔触深刻，所取者远，便属于大器之作，非常之思。

本人跻身军旅，以为西北是天下至大至阔的、刀兵烽火之翻覆最为惨酷的一座古战场，长城之巨弓已废，黄河之幽咽尚存，那么多的英俊灵魂如星如月，今古惟一，朗照山河。军人离乡背井，辗转不定，襟怀情愫似乎别样炽烈，别样执著，多变的视野较常人也灵动犀利一些。本集留意当代军人的作品，广泛网罗，细心筛选，以显示亘古就有的阳刚气脉在这片土地上的根系之繁复、源流之潜深。

雄性的世界，理应是女性活动的最佳舞台。与阳刚气质对应，阴柔之美在西北更鲜活，也更浓烈。本集决不忽视时下空前活跃的女性之作。祖上植根于此的女性也好，异域他乡奔此而寻求感觉的女性也好，各人的体验有所差异，成文之后却一例新颖，别具魅力。编者心旌动摇，便格外尊重她们浮现于此时此地的“主体”与个性。对于这片土地，不论是渐渐遥远了的还是徐徐切近着的女性之作，宛若莫高窟“飞天”那擎于手中的花朵花蕾，精雅而圣洁，似乎将个人的人生位置摆得更合宜、更得体，而且在宏观上总是和谐地与男性之作浓淡调配，天

然化一。当今的西北，已不同于既往的大而空了。是环境、是时代造就了一个龙飞凤舞、七彩缤纷的艺术局面……

散文这—个个性化的文体，不以编织故事为能，仅以炮制感情为羞，当今空气又松宽而自由，于是，这新时期的散文便直如过江之鲫。编此选本，我如一驾小舟的渔夫，有自己的喜好与抉择。凭我的阅历，我自信多数上品会网罗到手的。而那号鳞甲缝里沾有“洋”味的、遭了商风熏染的“鱼”，本渔人兴趣淡薄，嫌它不属于东方之鲫。至于锦鳞闪处，个别优秀之鲫远逸主流，潜贴水底，我这里够不上网，却也无可奈何。也罢，从古以来，尚未有一户渔家，有本事将水域尤物一网揽尽。

对于时下的散文文体，究竟如何界定？本人也略有微词。改革开放，随着市场体制的强化，随着物质利益所搅动的社会整体情绪的浮躁，目下的散文界也有点架不住了，也就是说，散文本身主心骨不硬朗的虚弱性渐渐地显露了。

几十年里，好的纪实文学撑出去了，因它崇实；出色的杂文撑出去了，嫌它芜杂；现在又给随笔暗设栅栏，讨厌它不拘成法，太为随意……将儿女们（这里决无贬低其它文体的意思）一个一个、分期分批地朝外撵，不是嫌儿女们不争气没出息，而是忌讳儿女们从某一侧面有所突破，捷足紧上，胜己一筹，有违于乃父之道——不懂得从其中选优拔萃，奖掖后进。总疑心儿女辈在拆自己的卧榻，要抢自己的饭碗，这是比小家子气更要等而下之的胸怀。体裁的单薄势必导致题材的狭窄，这已经是目共睹的局面了。

市场上仰慕洋货，散文多少也有些眼馋，便声称自己也要进入“转型期”了，脸上堆笑，将那洋玩艺不分良莠往内请。那一顶洋帽儿看着究竟不大顺眼，市场不到处是新潮服饰吗？便

在帽额上印出“新潮”二字。这一号“新潮”散文，与时下的“新潮”评论结为拜把兄弟，正在成为舶来品、洋概念的迷宫。这宫里若是贮藏有大道理、真学问，也还可取，而遗憾的是这些著作往往是语言技术的演示，真理含量、学问含量未见得怎样出色，译成中国常用语、大白话，道理浅得可能连小孩子都懂。诸如有人写了篇《论白毛女在性压迫、性摧残中的反生理感受和由性复仇意识向社会复仇意识的转化》译成白话，无非就是喜儿被地主黄世仁强奸了，痛苦万分，要报仇雪恨而已。

很快要进入二十一世纪了，面对高科技时代挟来的全新的社会生活，散文借用外火以除弊革新，健全其自由上下的羽翼以寻求新的精神基地，这是谁也抗拒不了的趋势。面对大局，许多有见地的高手已经看准了散文的僵化与脆弱。我们的散文倘若只在形式与文字之间“转九曲”，摆迷魂阵，表相上似乎是门户高深、家法精严，实际上是对革新的曲解、侮弄，本质上是散文自己老昏了的一种非常陈旧的吐纳方式。稀哩糊涂地向洋货叩首膜拜，很可能将散文之革新导入邪途。有些兄弟文体，深陷歧路，率先招祸，社会待之冷淡漠然，它是寸步难行，别无选择，已经是有苦难言了。散文这么快就忘记了前车之鉴，这才是十足的僵化与脆弱。

本人已过中年，在编选这个集子时，再再提醒自己，莫染散文界的时病。事实却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自认为的佳作，也并不那么尽如人意。俯视案前这编妥的百余篇文章，我禁不住掩卷叹息：“将军白发征夫泪”，我这个“征夫”已没有足够的筋力跳出“僵化”的圈儿了。

相识与不相识的朋友们，这个集子是众多选本里的一朵浪花，一闪而明，稍纵即灭，它没资格、也没能耐经世传远，欣

赏之余，权作文友们从新时期前跨一步的一叶跳板吧。西北的神奇丝毫无逊于东方海天，“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大胆地踩住这一叶富有弹性的跳板，使劲闪它几闪，勇敢地纵身一跃，兴许会闯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一旦闪将前去，也就抛却了这个集子。而集子里提供的几许佳作，与西北的土地一起，或许能在你脑海里印下个轮廓。

1996年10月31日

目

录

清气长留天地间(序言)	杨闻宇(1)
新疆的歌	王 蒙(1)
奶茶	王文泸(6)
留在阳光里的辙印	王兰玲(13)
山河情结	王玉民(19)
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	王英琦(22)
忆父	王宗仁(26)
天上走一回	王家玲(32)
雄关嘉峪	王维洲(39)
渭北春天树	毛 铸(44)
龙卷风	卞 卡(48)
葡萄沟写意	石 英(52)
力与美的交响	叶廷芳(55)
水土二题	叶延滨(58)
陕北八月天	史小溪(63)
延河边上的黄昏	冯 牧(72)
青海湖,梦幻般的湖	冯君莉(78)

我向往祖国的大西部	冯其庸(84)
爱情的故事	冯剑华(88)
偷看历史	冯积岐(96)
眷恋乌岛	邢秀玲(99)
柴达木风情录	安可君(103)
粟颂	师永刚(112)
总想为你唱支歌	吕锦华(115)
高原,我的中国色	乔良(120)
读书	任真(125)
天池	刘白羽(133)
老虎鞋	刘成章(136)
阿拉山口遐想	刘烈娃(140)
芍村	孙见喜(143)
跪拜胡杨	孙见喜(146)
交河风景	杨羽仪(150)
六骏踪迹	杨闻宇(153)
野旷天低树	杨闻宇(159)
泥土之祭	杨玉坤(163)
漫话兰州	李禾(170)
谒司马迁祠	李镜(175)
边山雪	李志君(181)
莽莽的塔里木河	李若冰(189)
龟兹乐舞之乡	李若冰(195)
渭水源寄情	李云鹏(201)
先生朱宝昌	李天芳(208)
秋天的困惑	李融(222)

谁来为我命名	采 诗(225)
历史与女人	匡文立(228)
暖雪	肖 川(236)
雪域之魂	肖 平(241)
美丽而悲郁的乌蓝色	肖 黛(245)
蓝关古道赋	肖重声(248)
记住倒淌河	肖重声(252)
柴达木的风	肖复华(256)
中国石	吴恭让(259)
难忘冬夜一场雪	吴海芸(263)
沙原隐泉	余秋雨(265)
寻找疏勒河	庐 野(270)
天山行色	汪曾祺(273)
红山谷·绣荷包	金 军(292)
野花凄迷	匡 燮(294)
海市	张抗抗(297)
阿勒泰,献上我成熟的爱	张际会(302)
离别西海固	张承志(310)
到秦川才识江南	陈 肃(321)
井绳的故事	陈四长(325)
雷台探墓	陈世旭(328)
汽笛·布鞋·红腰带	陈忠实(331)
从乾陵到茂陵	林 非(337)
骆驼	林斤澜(343)
法门寺	季羨林(349)
哈拉沙尔随笔	周 涛(354)

莫高窟随想	周佩红(380)
密洞,留下几多梦	赵 熙(385)
大漠古城	赵丽宏(391)
遥想大西北	素 素(394)
红狐	贾平凹(397)
说话	贾平凹(402)
夸父答问	贾宝泉(404)
重听《走西口》	梁 衡(406)
山乡情	贺抒玉(416)
故人长绝	晓 雷(425)
黄河梦	海 飞(437)
陇上漫语	高 平(442)
陕北论	高建群(446)
兴平呢	峭 石(452)
去黄陵	黄晓萍(458)
名字的幽默	雷抒雁(463)
还乡	雷 达(467)
西陲五题	筱 敏(477)
红柳颂	碧 野(487)
蝶雪	穆 青(490)

新疆的歌

王 蒙

黑 黑 的 眼 睛

在遥远的伊犁，几乎每一个本地人都会唱《黑黑的眼睛》这首歌，几乎每一次喝酒的时候都要唱这一首歌。

喝酒和唱歌这二者，从声带医学的观点来看是互相排斥的；从情绪抒发的角度来看却是一致的。

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一九六五年冬天，在大湟渠渠首——叫作龙口工程“会战”的“战场”。我与农民们一起住在地窝子里。那里临时开设了几个食堂。寒冬腊月，食堂的厚重无比的棉帘子外面挂满了冰雪，也许不是雪而是霜，食堂里的水汽从帘子边缘逸出来，便凝结成霜。掀开这沉重得惊人的门帘，简陋的食堂里热气弥漫、灯光昏暗、烟气弥漫、肉香弥漫。更重要的是歌声弥漫，歌声激荡得令人吃惊，歌声令人心热如焚，冬天的迹象被歌声扫荡光了。

在关内的时候，我们也听过一些新疆歌曲。但是伊犁民歌自有不同之处，它似乎更散漫，更缠绕，更辽阔，没有开头也没结尾，抒不完的感情连结如环，让你一听就陷落在那里，痴

醉在那里。

从此我爱上了伊犁民歌。在伊宁市家中，常常能有机会深夜听到《黑黑的眼睛》的歌声。是醉汉吗？是夜归的旅人？是星夜赶路的马车夫？他们都唱得那么深情。在寂寥而寒冷的深夜，他们用歌声传达着对那个永远的长着“黑黑的眼睛”的美丽的姑娘的爱情，传达着他们的浪漫的梦。生活是沉重的，有时候是荒芜的，然而他们的歌是热烈的，是益发动情的。

后来我有几次与农民弟兄们一起喝酒唱歌的经验。我们当中有一位歌手，他是大队民兵连长，他叫哈里·艾迈德，他一唱，我们就跟，随着每一句的尾音，吐出了无限块垒，我傻傻地跟着唱，跟着哼，却总觉得跟不上那火热的深沉与辽阔的寂寞。

也有时候我不跟着唱，只是听着、看着哈里和别的人们的
那种披心沥胆地唱歌的样子，就觉得更加感动。

一九七三年我离开了伊犁，一九七九年我离开了新疆。

一九八一年中秋节前后我重访伊犁，诗人铁依甫江与我同行。为了将《蝴蝶》改编成电影的事，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导演不远万里跑到伊犁去找我，一天晚上，我们一同出席伊宁市红星公社就是西公园附近的一次露天聚会。饮酒之际，请来了民间的盲艺人司马义尔，他弹着都塔尔，唱起了歌，当然，首先唱的仍然是《黑黑的眼睛》。

他的声音非常温柔。他的歌声不是那么强烈，却更富有一种渗透的、穿透的力量，那是一首万分依恋的歌。那是一种永远思念、却又永远得不到回答的爱情，那是一种遥远的、阻隔万千的呼唤，既凄然、又温暖。能够这样刻骨铭心地爱，刻骨铭心地思恋的人有福了，能唱这样的歌，也就不白活一世了！看

不见光明的歌手啊，也许你的歌声里充满了对光亮的向往和想象？在伊犁辽阔的草原上踽踽独行的骑手啊，也许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期待着人群的温暖？歌声是开放的，如大风，如雄鹰，如马嘶，如季节河里奔腾而下的洪水。歌声又是压抑的，千曲百回，千难万险，似乎有无数痛苦的经验为歌声的泛滥立下了屏障，立下了闸门，立下了堤坝。

一声“黑眼睛”，双泪落君前！他一唱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

伟大的维吾尔诗人纳瓦依说过：“忧郁是歌曲的灵魂。”这又牵扯到一个民族的性格问题来了。你为什么那么忧郁？由于干旱的戈壁沙漠吗？你的绿洲滋润着心田。由于道路遥远音信难传吗？你的好马和你的耐性使你们的交往并不困难。由于得不到心上人的呼应、得不到知音？你的歌、你的舞、你的饮酒又是那样地酣畅淋漓！而你的幽默更是超凡入圣！

快乐的阿凡提的乡亲们，却又有唱不完的“黑眼睛”的苦恋。

我没有解开这个谜。虽然我自我标榜我对新疆、对维吾尔人的生活、语言、文字颇有了解。我至今学不会这个歌。虽然我喜欢唱歌、粗通乐谱、会唱许多歌、自信学歌的能力不差。那么熟悉，那么想学，却仍然不会唱。也怪了。

就让我唱不好、唱不出这首《黑黑的眼睛》吧。唱不好，但是我知道她，我爱她，我向往她。小小的一声我就能从万千音响中辨识出她。她就是我的伊犁，她就是我的谜一样的忧郁。至少是因为告别了伊犁，至少是因为它是唯一的我又喜爱又熟悉又至今唱不成调的歌儿。

阿娜尔姑丽

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南部新疆的歌儿与以伊犁为中心的北疆的歌儿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北疆民歌的代表是《黑黑的眼睛》的话，那么，南疆民歌的典型则是《阿娜尔姑丽》。“阿娜尔姑丽”的意思是石榴花，而这又是一个在南部新疆常见的、姑娘的名字。这个名字很美。电影《阿娜尔汗》的主题歌就是根据民歌《阿娜尔姑丽》整理、配词而成。歌一开始便唱道：

我的热瓦甫琴声多么响亮，
莫非装上了金子做成的琴弦？

而民歌的起始两句，据我所知的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夜晚到来我睡不着觉呀，
快赶开巢里的乌鸦，啊，我的人！

最后一个词是 bala，是孩子的意思。这里叫一声孩子，类似英语中的 baby，是一种昵称，故译作“我的人”。

以《阿娜尔姑丽》为代表的南疆民歌似乎更具有节奏性，人们唱这些歌的时候似乎正迈着沉重有力的步子，似乎正在漫漫砂石戈壁驿道上长途跋涉，四周杳无人迹，远山上雪光晶莹，严峻的柴草在风中颤抖，行路者的歌声坚毅而又温情，我好像看到了歌者的被南疆的太阳烧烤成了紫酱色的脸庞。

也许他们是骑着骆驼唱这些歌的吧？在“沙漠之舟”上，他们体验着大地的辽阔、荒芜、寂静与神秘；他们也体验着自己

内心的火焰的跳动、炽热、熬煎和辉耀。他们已经漫游了许多日日夜夜。他们已经寻求了许多岁岁年年。他们已经创造了许多城市乡村。他们热烈地盼望着更多的人间的情爱。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歌声的冲击的情景。那是在叶尔羌河东岸、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麦盖提县，一九六四年，我住在县委招待所，准备去洋达克乡。招待所正在盖房子，每天早晨八时以后，来自农村的临时建筑工开始上班。有两个年轻的女人，她们不紧不慢地用抬把子抬砖，一边装卸，一边走路，一边大声唱歌。她们唱的是《阿娜尔姑丽》，她们的唱歌就像呐喊一样地自然、朴素、开阔、痛快，她们的唱歌就像呼唤一样地响亮、多情、急切、期待着回应，她们的唱歌又像是一种挑战、放肆地发泄，自唱自调，如入无人之境。她们戴着紫黄色的小帽，穿着红色的裙子，红色的裙子下面还有绿色的灯笼裤。这歌声响彻一个上午，中午稍稍歇息，又一直唱下去唱到太阳快要落山。她们的精力，她们的热情，她们的喉咙，似乎都有着无尽的蕴藏。

即使是生活在城市中，生活在忙乱中，生活在纷扰与风霜雨雪中也罢，想起这样的歌，能不为那股热流而心潮激荡么？